

一个「80后」的文化突围，一部「新青年」的精神史诗，
窥见历史侧影，阅读青春年华。

韩
晗
著

侧影年华

HISTORY IN MIRROR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韩
晗
著

侧影年华

HISTORY IN MIRROR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侧影年华 / 韩晗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306-5622-8

I. ①侧… II. ①韩…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575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3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三河市燕华印装有限公司 印刷

*

开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 印张: 14.75 字数: 135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9.8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父韩温甫先生

(1910—1970)诞辰百年

序

这本不像散文也不像随笔的东西终于完稿并可以出版了。

这些文章的写作跨度时间很大，有的是几年前完稿的，有的是最近才写的；其中部分篇什是应《人民文学》、《读者》、《中华散文》等刊物约稿而写，而有些则是自己在火车中、飞机上、废墟边与旅馆里的率性之作。之所以命名为《侧影年华》，因为目的在于，记录的是我这几年来零碎的散文创作，这些零散的文字，恰恰是我从大学到研究生再到博士阶段这些年华的侧影。从文字形式上看，有些人习惯记日记，而我的习惯则是写散文，但其出发点，却如出一辙。

诚然，这样一本小册子不可能参加任何一种职称的评选，也不会成为批评家眼中的主流代表作。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也都只是拿到手看看而已。但是这又不同于消遣文学，这本书里的历史、人物却是真实的、厚重的，没有赋予任何炒作的。

让我觉得庆幸的是，从余秋雨到《百家讲坛》，中国的读者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因为文化是一种精神的根源。譬如说台湾的吕文翠教授，与我从未谋面，却能以文相交，为我的作品写下如此诚挚感人的评论，原因在于文化的力量——大家都是同种文化下的中国人。

今年五月在复旦大学，评论家张新颖先生向我提到了英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 A Study of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0*）英文版，可惜我当时学识不逮且见识有限，对于这本书竟一无所知。张先生原谅了我的无知，并热情地向我推荐了这本小册子。回北京后，我第一时间在旧书网上买到了这本书的中文版与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威尔逊也是作家出身，最后从小说转向散文再到文学批评，终于从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非常巧，我也是从小说到散文再到文学批评——而且荣幸的是，我和这位故去多年的英国前辈有着共同的看法与理想，文学创作也好，学术研究也罢，辞章、修辞与义理，都是做文章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什么永远没有怎么写重要。

最后，感谢《人民文学》的商震先生、《读者》杂志的刘燕、王飞两位编辑、《散文选刊》的王剑冰主编、《海燕》杂志的古稻先生、《雪莲》杂志的朝阳先生、《中华英才》的赵雯编辑以及《民族论坛》的李立与易巧君两位同仁——同样包括很多期刊杂志的朋友，恕我无法一一列举，正因为你们的敬业，不厌其烦对我作品进行修改，才有我这本小册子的完稿付梓。

特意向资深出版人彭明哲先生与本书的责任编辑曾永辰老师和特约编辑方莉小姐致谢。

更感谢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文学导师玛拉沁夫老人与学业导师周华斌教授、周靖波教授对我的深切关心——他们曾经多次帮我指正稿件中的问题，并逐字予以修正。同时深切感谢远在四川的赵毅衡老师、远在武汉的樊星老师等学术前辈。当然，对于叶倾城、吕文翠两位大姐在我的新书出版前所提出的宝贵建议，更要真诚的表示感谢。同时向北卡罗来纳大学亚洲研究系的魏若冰教授和美国的批评家哈勃·米勒先生深切致意——虽然我与前者擦肩而过，与后者也只有两个小时的茶叙，但我仍

很高兴获得诸位——包括前述的几位前辈对我的批评与赞扬，这将是继续前行的动力。

二零一零年是我的祖父韩温甫先生（1910—1970）诞辰百年，我决定将我这部作品献给我敬爱的祖父——虽然我与他从未谋面，但我基本阅读完了他所留给我的藏书与读书笔记。作为一位教育家、革命家与知识分子的他，将他的一切甚至生命全部贡献给了他的大学理想。虽然他当年亲手创办的那所大学已经被近年来的地产开发、高校兼并等新生事物所彻底湮没，但他的大学精神却未被完全遗忘——更重要的是，祖父在我的血脉里留下了无可替代的学术理想与文化激情，这是我终身需要去感激的。

数年前，曾与作家方方女士交谈，她说，对于一个作家最好的认识与接触，就是阅读他的作品，相互感知对方的心灵。

那么，就请读者诸君与我一道感知，一道体会。

二零零九年 五四前夕，于沙滩路口

目 录

百年马尾	1
北音何处	8
大美希形,大音希声	18
桂行散记	25
出门进门	30
花样童年	36
客家何处	47
那些花儿	58
人生如戏,真假一场	65
山人墓	71
雪山悲歌	80

佳茗佳人	85
星光大道上的琴声	90
碧玉朱砂	99
海盗们的风度	110
蓝色博鳌	117
金石可镂	123
自我与他者	133
旧书之乐	140
武林路遇到刘文堂	150
孔林的生与死	156
从博物馆出发	166
哀江南	175
锦官城的星巴克	187
天人合一	195
历史的回音	201
吴门昆曲六百年	208
胡同梦忆周贻白	216
大爱无声话傅雷	225

百年马尾

马尾这个地方最早是在小学历史课本上知道的，据说那里是中国海军最早的发源地，还有一支福建水师似乎从来没有打胜过仗，笼笼统统，不甚明了。后来看了曾朴的小说《孽海花》，里面有李经方的姐姐写给马尾海战败将张佩纶的一首诗，小说家说话大抵都是诙谐造句，搏得一笑，诗只有如下草草几句：

论才宰相笼中物，
杀贼书生纸上兵。
豸冠寂寞犀渠尽，
功罪千秋付史评。

一个功罪千秋就把马尾推到了历史的天平之上，地方本无辜，但也被浓烈地涂抹上了悲壮的色彩。郑和当年从泉州下海也路过马尾，那个时候是永乐盛世，大规模的船队浩浩荡荡从马尾驶出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就在五百年之后大清朝的海军在马尾遭到了巨大的失败。这一败，

也让人忘记了先前的光辉荣耀。不管怎么说，好端端一个马尾，就和圆明园一样成为了后人凭吊的场所。

马尾有一个近代海军博物馆，里面一丁点郑和的内容都没有，写的基本上全是屈辱。

二

马尾不是旅游区，区间交通也不发达。

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区域，有的城市叫做工业区，有的城市叫做工贸区。马尾在福州，就变得尴尬了，因为它是一个海港，以前是重要的出海口，交通枢纽，但是近几年修建了大量的高速公路、铁路与国际机场，坐船的人少了，海港也就渐渐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当地的朋友说，以前小孩子们春游还排着队去这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周围的泉州厦门都开发旅游，这里再也没有人来了，说到底，马尾又剩下了一百年前的功能，造船，出海，再造船。

到达马尾是一个早晨，街道上人烟稀少，店铺也都紧闭着。出租车把我们送到忠祠路口便再不管，下车时司机还是嘱咐了一句，顺着路口往上走就能看见一个红色的祠堂，那就是马尾海战烈士陵园。走上去，眼前一个高大的厂门挡住了我的视线，门的右边有三个金字：马尾港。

门后面是海江相连的地方，一望无垠。

像马尾这样的地方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比如说英国的阿伯丁、曼彻斯特，德国的法兰克福，荷兰的鹿特丹等等，但是没有哪个城市像马尾这样孤零零地被抛弃在一个城市南端的郊区里。街道冷清，物产也不丰富。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马尾港，可能这里连基本的来访者都没有。

走进海军博物馆，里面没有一个游客，几个服务员在那里清扫地面，

显得孤单而又潦倒。门前有一个广场，几个当地人在那里休息。“这里哪里会有游客？”一个当地人说，“反正我们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福州的天气很暖和，到了海边更甚。博物馆的大堂里却早早开了冷气，消除了里面原本的窒闷空气。几个管理人员在柜台前忙乱地收拾着东西，没有游客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我也觉得奇怪。一个管理员说，最近有领导来视察，点名要到这里参观。他们也不知道，领导为什么会视察这样一个不被人关注的地方。

平心而论，博物馆建设得不错，五层楼按照不同的五个专题安置。整个博物馆依山而建，后面就是马尾海军烈士陵园，里面的供电设备与保护措施也是一流的。虽然没有湖南马王堆博物馆那样雄伟豪华，但是至少在国内省级博物馆中算是比较先进的。整个博物馆从外面看起来像一条船，从内部的结构来看，也是一个船型。在里面可以看见一个又一个的门，走进这一个又一个的小门就是陈列馆，里面陈列着当时的档案、日记、票证以及海军的资料。有的是后人捐赠，也有的是一直在官方手中未曾遗失的。这些遗物时间并不长，有些看起来还很新，历史并没有在上面留下多少痕迹。

就这么一个五层楼的博物馆留下了中国海军史的一切，以轰轰烈烈开场，以无可奈何告终。

三

中国的海军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毋庸置疑，在世界近百年的发展史上，一部军事史本身就是一部科技史。首先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电力的广泛运用导致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电能武器、电能坦克等新型武器；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催化下直接导致了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以及核潜艇、雷达防

御体系的广泛应用。如今的战争已经不是当年的牧野大战，只要有一个国家拿出了集束炸弹、生化武器、地对地导弹便能死伤一片，整座城市化为焦土。

正是这种高科技的战争，以及人们本身对于死亡的先天性恐惧与对生命的敬畏，导致了世界上长期格局的稳定。谁也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在这种条件下，世界格局愈来愈稳定，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愈来愈不可能爆发。

世界上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可能的猜测早在数百年前的维也纳体系就已经知晓。对于谈判解决问题已经早开先例。但是资本主义在这个时候也已经进入了扩大生产的阶段，就像一个思想早熟但是身体羸弱的婴儿，自己的襁褓早已无法适应自己的身体，于是就只有拼命用自己的身体来把襁褓撑大。而在当时，东方的土地显然是诱人的，于是他们就把市场投眼到了东方。

正是这段时间世界科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身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军队，怎么可能和这些闯入者匹敌？也正是斯坦因所说，西方入侵掠夺中国不可能是永远的事情，只会是那个时候。等到他们进入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了也就不会被这样掠夺、侵占了。

事实上斯坦因只明白了一半，真正的资本主义政治教条，他们的方法很简单，战争和拉拢两种方式，也就是罗斯福说的大棒和金元。只有这种简单的政治辩证法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受了儒家思想教化的中国人，一方面不愿意接受施舍的金元，一方面也不愿意遭受大棒的痛苦，就在这种困顿之间，中国人开始了陷入一种模仿的怪圈。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人当时的口号，这也是当时中国发展海军的初衷与纲要。一方面，中国人看不起那些开着军舰的西洋人，把他们

贬损地称作“夷”；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长”之处，只是可惜的是他们“长”的不过是“技”而已。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是聪明的，他们找到了地理位置绝佳的马尾船港，在那里开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船运动。被军舰撞败了的木头船被一只只地抛到了海里，然后开始了新的冶炼、造船。

一艘艘的新船出场了，有船政学校，有西洋教授，有一流的设备，甚至还有规章制度。在博物馆里有一个展厅里面是蜡像群雕，是一个西洋教师在给学生们讲课，桌上有地球仪、八分表，甚至还有三角板、圆规。学生们的课本是全英文的，墙上挂着奖惩记录，俨然当代大学学堂。

学堂一流，未必观念就先进。一流的设备，末流的观念，一样是无济于事。

马尾造船的结果是悲惨的，中国的海军在自己家门口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且还让一个叫做方伯谦的人承担了千古骂名。数百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是不是马尾造船的质量不好？抑或是西洋教师并没有竭尽全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些史学家都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悖论，没有看到形式和内容的联系。

我们无可辩驳地发现一点，那就是在马尾造船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早期启蒙主义者，严复、林琴南等一批知名学者都是从船政学堂走出的。他们从学堂走出并没有走向所谓的船政工业，而是走向了文化学的开拓和沟通。梁启超说，观今文化复兴，译书为第一要务。在叮叮当当的造船声中，夹杂着外语的朗诵声，匆忙的中国人在马尾一隅，苦心地寻找着自己的文化坐标。

一流的设备，培养出的观念再怎么也不会太差，造船的副产品居然成为了文化运动。

四

事后才知道，那个点名要去马尾造船基地的领导居然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

一个繁荣的时代必定要有繁荣的文化作为支撑。大唐盛世的如瀑布般繁荣，才有了气贯长虹的唐诗传奇，而清瘦精致的大宋王朝就有了大江东去的宋词文化。到了明清，没有了大气魄的文化气质，剩下书画也都是清冷孤寒，形单影只。

在中国封建文化的最后几年，呼啦啦地带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洋务运动，先是“自强”，再是“求富”，一个需要“自求富强”的国家，文化显然也是单薄的。但是这种单薄却是一种自立，一种坚挺。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文化，需要一批带有马尾精神的文化拓荒者，需要一批超越前人，超越严复等先哲的思想家。我想，胡锦涛先生的访问，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而正是这种对于文化的渴求，对于经典的呼唤，才能衍生出一流的文化体系，制造出无比尊贵的文化地位，打造出泰山北斗般的文化坐标。

我们就把产生这种文化的时代称作盛世。

就在马尾那个时代，有一个叫做薛福成的外交官去了当时在马尾打败中国的世界帝国法兰西，在卢浮宫里面，薛福成看见了一幅油画，是普法之战法军败给普鲁士的写生。法军在战场上狼狈而逃，血染疆土，而普鲁士军队志气昂扬，所向披靡。

薛福成不能理解，正是那个年头，马尾海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最后仅仅只是将有功之臣方伯谦作为替罪羊杀掉而封堵民口。两相对比，薛福成百感交集，遂写下名垂青史的《观巴黎油画记》，行文冷峻，发人深省。

“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译者曰：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

中国的海军在马尾沉寂了，在博物馆的背后，就是一座掩埋数千名海军官兵的烈士陵园，在博物馆的前方，就是吞吐量位居全国前列的马尾外贸港口。站在屈辱与富强的中间，博物馆承担着历史所赋予的重任与力量。与其说是一种坐标的零点，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启发，一种品质的激励。

说到底，中国人对于文化就缺乏这么一种激励精神。看看中国文化的几个争鸣时期，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乱世。在这种思想争鸣之后，逐渐衍生出所谓的精英文化、泛精英文化甚至闹得沸沸扬扬的“贵族文化”。中国文化本身就是缺乏，缺乏什么？缺乏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文化，关键在于这个文化的产生形式、衍生状态。之所以在马尾这样一个船港能产生这样一流的文化，是因为在困境中、在逆境的迫使下，中国人进行了一番沉痛的反思。形成独特一脉，绵延至今。

文化底蕴带出的盛世不单单是经济的繁荣，更是整个时代后劲的繁荣与勃发，马尾尤是。

北音何处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导师、伟大的蒙古族文学大师玛拉沁夫
先生

——作者题记

很久没有听腾格尔。

如果说腾格尔的声音代表中国民族流行音乐的最高峰，那么我们可以依据腾格尔的声音带出一整个系列的名字，韩红、亚东、李娜、容中尔甲、刀郎、彝人制造……这些声音都可以代表中国流行音乐的最高峰。

可惜，内蒙古的音乐再流行也无法超越《敖包相会》了。这是一个永恒的高峰，也是一种永恒的流行。

很久没有听腾格尔，所以耳边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现在的流行，总之，各种各样的声音一会儿来了一会儿又去了。从两年前在昆明首次听见的《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到其后各种各样的歌曲，带着各种各样的声线，如韩剧、好莱坞大片一样冲击着我们脆弱的判断力与听觉神经。在一个没有勃拉姆斯，没有瓦格纳，没有伯恩斯坦的年代里，传媒取代了精英，精英取代了大众，然后这一系列就制造了流行。先知先觉者于是